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唐釋道宣撰

沙汰僧徒詔

宋武帝

門下佛法訛替沙門混雜未足扶濟鴻教而專成逋
藪加以姦心頻發凶狀屢聞敗道亂俗人神交忿可
付所在與寺耆長精加沙汰後有違犯嚴其誅坐主
者詳爲條格速施行

以僧顯爲沙門都統詔

魏孝文帝

門下近得錄公等表知欲早定沙門都統比考德選
賢寤寐勤心繼佛之任莫知誰寄或有道高年尊理

無勞紆或有器玄識邈高挹塵務今以思遠寺主法
師僧顯仁雅欽韻澄風柔鏡深敏潛明道心清亮固
堪茲任式和妙衆近已口白可勅令爲沙門都統又
副儀貳事緇素攸同頃因曜統獨濟遂廢茲任今欲
毗德贊善固須其人皇舅寺法師僧義行恭神暢溫
聰謹正業茂道優用膺副翼可都維那以光賢徒

立僧尼制詔

門下凝覺澄冲事超俗外淵模崇蹟理寄忘言然非
言何以釋教非世何能表真是以三藏舒風必資誠
典六度摛化固憑尺波自像教東流千齡已半秦漢
華俗制禁彌密故前世英人隨宜興例世輕世重以
禪玄奧先朝之世當爲僧禁小有未詳宜其修立近
見沙門統僧顯等白云欲更一刊定朕聊以淺識共
詳至典事起忽忽觸未詳究且可設法一時粗救世
世教殿須立白一同更釐厥衷

聽諸法師一月三入殿詔

門下崇因贊業莫若宗玄禪神染志誰先英哲故周
旦著其朋之誥釋迦唱善知之文然則位尊者以納
賢爲貴德優者以親仁爲尚朕雖寡昧能無庶幾也
先朝之世經營六合未遑內範遂令皇庭闕高邈之

容紫闥簡超俗之儀於欽善之理福田之資良爲未足將欲令懿德法師時來相見進可餐臬道味退可飾光朝庭其勅殿中聽一月三入人數法諱別當牒付

令諸州眾僧安居講說詔

門下憑玄歸妙固資冥風餐慧習慈實鍾果智故三炎檢攝道之恒規九夏溫詮法之嘉猷可勅諸州令此夏安居清眾大州三百人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任其數處講說皆僧祇粟供備若粟尠徒寡不克此數者可令昭玄量減還聞其各欽旌賢匠良推叡德勿致濫濁情茲後進

贈徐州僧統并設齋詔

門下徐州道人統僧逞風識淹通器尚倫雅道業明博理味淵澄清聲茂譽早彰於徐沛英懷玄致風流于譙宋比唱法北京德芬道俗應供皇筵美敷宸宇仁叡之良朕所嘉重依因旣終致茲異世近忽知聞悲怛于懷今路次兗濮青泗豈遙愴然念德又增厥心可下徐州施帛三百疋以供追福又可爲設齋五千人

歲施道人應統帛詔

門下應統仰紹前哲繼軌道門微佇玄範沖猷是託
今既讓俗名理宜別供可取八解之義歲施帛八百
疋准四輩之貺隨四時而給又修善之本寔依力命
施食之因內典所美可依朝官上秩當月而施所以
遠譬深理者匪獨開崇俗心抑亦獎勵道意耳

爲慧紀法師亡施帛設齋詔

門下徐州法師慧紀疑量貞遠道識淳虛英素之操
超然世外綜涉之功斯焉罕倫光法彭方聲茂華裔
研論宋壤宗德遠邇爰於往辰唱諦鹿苑作匠京緇
延賞賢叢條矣歿魔忽殲良器聞之悲哽傷慟于懷

可勅徐州施帛三百疋并設五百人齋以崇追益

述僧中食論

沈約

人所以不得道者由於心神昏惑心神所以昏惑由
於外物擾之擾之大者其事有三一則勢利榮名二
則妖妍靡曼三則甘旨肥濃榮名雖日用於心要無
畧刻之累妖妍靡曼方之已深甘旨肥濃爲累甚切
萬事云皆三者之枝葉耳聖人知不斷此三事求
道無從可得不得不爲之立法使簡而易從也若直
云三事惑本並宜禁絕而此三事是人情所甚惑念
慮所難遣雖有禁約之旨事難卒從譬於方舟濟河

豈不欲直至彼岸河流既急會無直濟之理不得不從流邪靡久而獲至非不願速事難故也禁此三事宜有其端何則食之於人不可頓息其於情性所累莫甚故推此晚食併置中前自中之後清虛無事因此無事念慮得簡在始未專在久自習於是束以八支紆以禁戒靡曼之欲無由得前榮名眾累稍隨事遣故云往古諸佛過中不餐此蓋是遣累之筌蹄適道之捷徑而或咸謂止於不食此乃迷於向方不知厥路者也

述僧設會論

夫修營法事必有其理今世召請眾僧止設一會當由佛在世時常受人請以此擬像故也而佛昔在世佛與眾僧僧伽藍內本不自營其食具也至時持鉢往福眾生今之僧眾非唯持中者少乃有腆恣甘腴廚膳豐豪者今有加請召並不得已而後來以滋腴之口進蔬藪之具延頸感頰固不能甘既非樂受不容設福非若在昔不得自營非資四輩身口無託者也此以求福不其反乎篤而論之其義不爾何者出家之人本資行乞戒律曷然無許自立廚帳并畜淨人者也今既取足寺內行乞事斷或有持鉢到門便

呼爲僧徒鄙事下劣既是衆所鄙恥莫復行乞悠悠
後進求理者寡便謂乞食之業不可復行白淨王子
轉輪之貴持鉢行詣以福施者豈不及千載之外凡
庸沙門躬命僕豎自營口腹者乎今之謂僧一會既
可髣像行乞行乞受請二事不殊若以今不復行乞
又不請召則行乞求法於此永冥此法既冥則僧非
佛種佛種既離則三寶墜于地矣今之爲會者宜追
想在昔四十九年佛率比丘入城乞食威儀舉止動
目應心以此求道道其焉適若以此運心則爲會可
矣

問沙汰釋李詔

北齊文宣帝

朕聞專精九液鶴竦玄州之境苦心六歲釋擔煩惱
之津或注神鬼之術明尸解之方或說因緣之要見
泥洹之道是以太一闡法竟於輕舉如來證理環於
寂滅自祖龍寢迹劉莊感夢從此以歸紛然遂廣至
有委親遺累棄國忘家館舍盈於山藪伽藍遍於州
郡若黃金可化淮南不應就戮神威自在央掘豈得
爲剌若以御龍非實荆山有攀髯之戀控象爲虛灑
洛寤夜光之詭是非之契朕實惑焉乃有緇衣之衆
叅半於平俗黃服之徒數過於正戶所以國給爲此

不充王用因茲取乏欲擇其正道蠲其左術一則有
潤邦家二則無惑羣品且積競錄來行之已久頓於
中路沙汰實難至如兩家升降二途修短可指言優
劣無鼠首其辭

答沙汰釋李詔表

北齊樊孝謙

臣聞天道性命聖人所不言蓋以理絕涉求難爲稱
謂伯陽道德之論莊周逍遙之旨遺言取意猶有可
尋至若玉簡金書神經秘錄三尸九轉之奇絳雪玄
霜之異淮南成道犬吠雲中王喬得仙劍飛天上皆
是憑虛之說海棗之談求之如繫風學之如捕影而

樊君齊后秦皇漢帝信彼方士冀遇其真徐福去而
不歸欒大往而無獲猶謂升霞倒影抵掌可期祭鬼
求神庶或不死江壁旣反還入驪山之墓龍媒已至
終下茂陵之墳方知劉向之信洪寶歟有餘責王充
之非黃帝此爲不朽又末葉已來大存佛教寫經西
土畫像南宮昆池地墨以爲劫燒之灰春秋夜明謂
是降神之日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置世界於微塵納
須彌於黍米蓋理本虛無示諸方便而妖妄之輩苟
求出家藥王燔軀波崙灑血假未能然猶當剋念寧
有改形易貌有異世人恣意放情還同俗物龍宮餘

論鹿野前言此而得容道風將墜伏惟陛下受天明
命屈已濟民山鬼効靈海神率職湘中石燕沐時雨
而羣飛臺上銅鳥嘯和風而獨嘽但周都洛邑治在
鎬京漢宅咸陽魂歸豐沛汾晉之地王迹惟始旣疲
遊幸且勞經略猶復降情文苑斟酌百家想執玉於
瑤池念求珠於赤水竊以王母獻環由感舜德上天
賜珮實報禹功兩馬記言二班書事不見三世之辭
無聞一乘之旨帝樂王禮尚有時而沿革左道怪民
亦何疑於沙汰臣某謹對

弔道澄法師亡書

梁簡文帝

省啓承尊師昨夜涅槃甚深悲怛法師志業淹明道
風淳素戒珠瑩淨福翼該圓加以識見冥通心解遠
察記落雨而必然稱黑牛而匪謬服膺者無遠近蒙
益者兼道俗弟子自言旋京輦便伸結緣豈謂一息
不追奄至乎此然勝業本深智刀久利必應遊神寶
地騰跡淨天但語其乳池啓殯香棺入室不入空心
于何不慟但如來降生之迹因此而入泥洹正當其
生住滅靡有定相先聖後賢何其形響推校因緣未
始有例上人等並在三歲積始終稟道宜應共相策
勉弘遵舊業使道場無斷利益不墜所穉物輒如法

供養奈何奈何

與東陽盛法師書

梁王筠

菩薩戒弟子王筠法名慧炬稽首和南問訊東陽盛
法師弟子昔因多幸早蒙覲接歲月推流踰三十載
欽慕風德獨盈懷抱間以山川無由禮敬司馬參軍
仰述存眷曲垂訪憶既荷錄舊之情兼佩慇懃之旨
歡欣頂戴難爲譬說仰承垂和履福享年九十有四
嗙絳人之未高同殷宗之遐壽且耳長直已過頂齒
副曾不先落延華駐彩怡神輔性自非宿殖善因何
以招斯勝果尊年尚齒之誠懷德敦舊之款依風慕

道之深欣羨景仰之至興居在念寤寐載懷弟子限
此樊籠迫茲纓鎖無由問道撫躬如失庶心期冥會
咫尺江山道術相忘棄置形迹唯願敬勗保此期願
赤松朱髮復何足貴飛錫騰軀真在旦夕指陳丹款
殊未伸暢儻惠一言豈不幸甚弟子筠稽首和南

與汝南周顥書

梁釋智林

近聞檀越敘二諦之新意陳三宗之取舍聲殊恒律
雖進物不速作論已成隨喜充遍物非常重又承檀
越恐立異當時干犯學眾製論雖成定不必出聞之
懼然不覺興悲此義旨趣似非初開妙音中絕六十

七載理高常韻莫有能傳貧道年二十時便參得此
義常謂藉此微悟可以得道竊每歡喜無與共之年
少見長安耆老多云關中高勝迺舊有此義常法集
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多人既犯越常情後聽進
受便自甚寡傳通略無其人貧道捉麈尾已來四十
餘年東西講說謬至一時其餘義統頗見宗錄唯有
此途百里無人得者貧道積年迺爲之發病既衰痾
未愈加復旦夕西旋顧惟此道從今永絕不言檀越
機撥無緒獨創方外非意此音猥來入耳且欣且慰
實無以況建明斯義使法燈有種始是真實行道第
一功德雖復國城妻子施佛及僧其爲福利無以相
過既幸已詮述想便宜廣宣使賞音者見也論明法
理當仁不讓豈得顧惜衆心以天奇趣耶若此論已
成遂復中覆恐檀越方來或以此爲法障往意理然
非戲論矣想便寫一本爲惠貧道齎以還西使處處
弘通也比小可牽曳故入山取敘深企付之

與舉法師書

梁劉峻

聞諸行李高談徽德逝聽風聲心飛魂竦無異蘄仙
之望石髓太陰之思龍燭蒼星昏昊涼雲送秋道勝
則肥固應頤攝衣裳虹蜺帷幕霄露餌黃菊之落蘂

酌清澗之苾流旦候歸鴈晨鳧暮聽羈雌獨鶴神影
影爾蓋象蕭史之騎鳴鳳列子之御長風雖荆卿苟
若無人孝然堅臥冰雪沈沈隱隱何以尚之哉至於
馳騫經圃翱翔書圃極龍宮之妙典彈石室之鴻記
道生伏其天真曼倩謝其辨物若乃習是童子措志
雕蟲藻思內流英華外發葳蕤秋竹照曜春松爵頌
息明珠之譽長門濫黃金之賞盛矣美矣煥其麗乎
昔旅浙河嘗觀組績不覺紙熱筆焚魂魄斯盡自茲
厥後兩絕珪璧意睠睠於菁華賜迴迴於九逝夫日
御停照不踰隙穴海若潰涌莫限隈嶠以玉抵鵲幸

傳餘寶冀閱清徽用瘳眩疾然越民非鬻冠之所齊
國豈奏韶之地望與其進無貽責焉

與皎法師書

梁王曼穎

弟子孤子曼穎頓首和南一日蒙示所撰高僧傳并
使其倚撫力尋始竟但見偉才紙弊墨渝迄未能罷
若乃至法旣被名德已興年幾五百時經六代自摩
騰法蘭發軫西域安侯支讖荷錫東都雖跡標出沒
行實深淺咸作舟梁大爲利益固宜緇素傳美鉛槧
定辭昭示後昆揄揚往秀而道安羅什間表秦書佛
澄道進雜聞趙冊晉史見檢復恨局當時宋典所好

頗因其會兼且抗出君台之記糅在元亮之說感應
或所高推幽明不無梗槩汎顯傷文未足光闡間有
諸傳又非隱括景興偶採居山之人僧寶偏綴遊方
之士法濟唯張高逸之例法安止命志節之科康泓
專紀單開王季但稱高座僧瑜卓爾獨載玄暢超然
孤錄唯釋法進所造王巾有著意存該綜可擅一家
然進名博而未廣巾體立而不就梁來作者亦有病
諸僧祐成簡既同法濟之責王季染毫復獲景興之
誚其唱公纂集最實近之求其鄙意梗槩頗見法師
此製始所謂不刊之鴻筆綿亘古今包括內外屬辭

比事不文不質謂繁難省云約豈加以高爲名既使
弗逮者恥開例成廣足使有善者勸向之二三諸子
前後撰述豈得絜長量短同年共日而語之哉信文
徒竟無一言可豫卜市肆空設千金之賞方入造龍
函上登麟閣出內瓊笈卷舒玉笥弟子雖實不敏少
嘗好學頃日庭餘觸途多昧且獲披來表斯文在斯
鑽仰弗暇討論何所成非子通見元則之論良愧處
道知休奕之書徒深謝安慕竺曠風流殷皓憚支遁
才俊耳不見旬日窮情已勞扶力此白以代訴盡弟
子孤子王曼穎頓首和南

答王曼穎書

梁釋君白

君白一日以所撰高僧傳相簡意存鍼艾而來告累紙更加拂拭顧惟道藉人弘理由教顯而弘道釋教莫尚高僧故漸染已來昭明遺法殊功異績列代而興敦厲後生理宜綜綴貧道少乏懷書抱篋自課之勤長慕鉛墨隆青揚善之美故於聽覽餘間厝心傳錄每見一介可稱輒有懷再省但歷尋覓記繁約不同或編列參差或行事出沒已詳別序兼具來告所以不量寸管輒樹十科商榷條流意言略舉而筆路蒼茫辭語陋拙本以自備踈遺豈宜濫入高聽檀越既學兼孔釋解貫玄儒抽文綴藻內外淹劭披覽餘暇脫助詳閱故忘鄙俚用簡龍門然事高辭野久懷多愧來告吹噓更增愧懼今以所著讚論十科重以相簡如有紕謬請備斟酌釋君白

弔震法師叅書

梁劉之遴

弟子劉之遴頓首和南泡電倏忽三相不停苦空無我五陰寧住尊師僧正捨壽閻浮遷神妙樂雖乘此宿殖必登善地人情怛化銜疚悲摧念在三之重追慕哀慟纏綿永往理不可任奈何奈何僧正精理特拔經論洽通蔬菲終身有爲略盡枯槁當年儀形二

廣弘明集卷之二十四
三
衆豈直息心標領亦爲人倫之傑弟子少長遊遇數
紀迄茲平生敬仰善友斯寄哀疾待盡不獲臨泄鯁
慟之懷二三增楚扶力修嘒迷猥不次弟子劉之遴
頓首和南

與震法師兄李敬拙書

生滅無常賢弟震法師奄同力士生處道識長往法
言永絕惋怛抽摧不能已已年事未高德業方播疾
恙甫爾謂無過憂遂至遷化道俗驚愕念孔懷之切
天倫至慟永往之情不可居處奈何奈何法師義味
該洽領袖黑衣識度愷悌籍甚當世昔在京師聖上

眇接自還鄉國歷政禮重且講說利益旣實弘多經
始寺廟實廣福業襟抱豁然與物無迁所與遊款皆
是時賢白黑歸美近遠欽敬豈止息心殄悴實亦人
倫喪寶追懷歎愴何可弭歇并辱遺書及別物對增
哽欷殿下自爲作銘又教鮑記室爲誌序恐鮑相悉
未能究盡已得面爲鮑說諸事行及微猷計必勒不
朽事如今日誌石爲薦并呼師修之鐫刻亦當不久
可就言增泫然投筆悽懣劉之遴頓首頓首

弔僧正京法師亾書

八月二十日之遴和南法界空虛山木墮壞尊師大

正遷神淨土凡夫淺累嬰滯哀樂承此凶計五內抽
摧哀慟深至不能自已念追慕永往纏綿斷絕情在
難居奈何奈何大正德冠一時道蔭四部訓導學徒
紹隆像法年居僧首行爲人師公私瞻敬遐邇宗仰
若乃五時九部流通解說匹之前輩聯類往賢雖什
肇融恒林安生遠豈能相尚頓悟雖出自生公弘宣
後代微言不絕實賴夫子重以愛語利益窮四攝之
弘致檀忍智慧備六度之該明白黑歸依含識知庇
舟航愚冥棟梁寺塔日用不知至德潛運何道長而
世短功被而身沒映乎大海永墜須彌照彼高山長

收朗日往矣奈何當復奈何法師幼而北面生小服
膺迄乎耆邁恒在左右在三之重一旦傾殞哀慟之
至當何可處弟子紈綺遊接五十餘年未隆知顧相
期法侶至乎菩提不敢生慢未來難知現在長隔眷
言生平永同萬古尋思惋愴倍不自勝未由嗔執伸
泄哀歎謹裁白書投筆哽猥弟子劉之遴頓首和南

東陽金華山栖志

劉孝標

夫鳥居山上層巢木末魚潛淵下窟穴泥沙豈好異
哉蓋性自然也故有忽白壁而樂垂綸負玉鼎而要
卿相行藏紛糾顯晦躋駁無異火炎水流圓動方息

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戶之與金閨竝然其所然悅其所悅鳥足毛羽瘡痍在其間哉予生自原野善畏難狎心駭雲臺朱屋望絕高蓋青組且霑濡霧露彌願閒逸每思濯清瀨息椒丘寤寐永懷其來尚矣蚓專噬壤民欲天從爰洎二毛得居巖穴所居東陽郡金華山東陽實會稽西部是生竹箭山川秀麗臯澤塊鬱若其羣峯疊起則接漢連霞喬林布濩則春青冬綠迴溪映流則十仞洞底膚寸雲合必千里雨散信卓犖爽塏神居奧宅是以帝鴻遊斯鑄鼎雨師寄此乘煙故澗勒赤松之名山貽縉雲之號近代江治

中奮迅泥滓上徵士高拔風塵龍盤鳳栖咸萃茲地良由碧湍素石可致幽人者哉金華山古馬鞍山也蘊靈藏聖列名仙謀左元放稱此山云可免洪水五兵可合神丹九轉金華之首有紫巖山山色紅紫因此爲稱靡迤坡陀下屬深渚嶺岼嶸嶙上虧日月登自山麓漸高漸峻壘路迫隘魚貫而升路側有絕澗闌闌摩豁俯窺木杪焦原石邑匪獨危懸至山將半便有廣澤大川臯陸隱賑予之葺宇實在斯焉所居三向皆迴山周繞有象郭郭前則平野蕭條目極通望東西帶二澗四時飛流泉清瀾微霏滴瀝生響曾白

廣雅釋義卷之十四
波跳沫汹涌成音並漕瀆通引交渠綺錯懸溜瀉於
軒甍激湍迴於階砌供帳無綆汲盥漱息瓶盆楓櫨
倚櫨之樹梓柏桂樟之木分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
實包綠裹杙白蒂抽紫莖櫛蠹萃尊捐清風鳴籟垂
條欄戶布葉房櫳中谷澗濱華藻攢列至於青春緩
謝萍生泉動則有都梁含馥懷香送芬長樂負霜宜
男泫露芙蕖紅華照水臯蘇縹葉從風憑軒永眺蠲
憂忘疾丘阿陵曲歟藥灌叢地髓抗莖山筍抽節金
鹽重於素璧玉豉貴於明珠可以養性消痾還年駐
色不藉崔文黃散勿用負局紫丸翩翩羣鳳風胎雨

鷖綠翼紅毛素纓翠鬣肅肅毛羽關關好音皆馴狎
園池旅食鷄鶩若迺鳩日伺辰響類鍾鼓鳴鉉候曙
聲像琴瑟玄猿薄霧清嘒飛梧乘煙吼吟嘈噴嘹亮
悅心娛耳諒所以跨躡管籥鞀軼笙簧宅東起招提
寺背巖面壑層軒引景邃宇臨崖博敞閒虛納祥生
白左瞻右睇仁智所居故碩德名僧振錫雲萃調心
七覺詆訶五塵郁列戒香浴滋定水至於熏鑪夜爇
法鼓日聞予則跼躑捥衣躬行頂禮詢道哲人欽和
至教每聞此河紛梗彼岸永寂熙熙然若登春臺而
出宇宙唯善是樂豈伊徒言寺東南有道觀亭亭崖

側下望雲雨蕙樓菌樹隱映林篁飛觀列軒玲瓏煙
霧日止却粒之氓歲集神仙之客餌星髓吸流霞將
乃雲衣霓裳乘龍馭鶴觀下有石井聳峙中澗雕琢
刻削頗類人工躍流瀲灑湧決咽電擊雷吼駭目
驚魂寺觀之前皆植修竹檀欒蕭瑟被陵緣阜竹外
則有良田區畛通接山泉膏液鬱潤肥腴鄭白決漳
莫之能擬致紅粟流溢鳧鴈克厭春鶯旨膳碧雞冬
蕈味珍霜鷄穀巾取於丘嶺短褐出自中園寒蔣逼
側於池湖管蒯駢填於原隰養給之資生生所用無
不阜實蕃籬克物崖巘歲始年季農隙時閒濁醪初
釀醪清新熟則田家野老提壺共至班荆林下陳罇
置酌酒酣耳熱屢舞誼嗽晨論箱庾高談穀稼嗚喙
謳歌舉杯相抗人生樂耳此歡豈訾若夫蠶而衣耕
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晚食當肉無事爲貴不求
於世不忤於物莫辨榮辱匪知毀譽浩蕩天地之間
心無怵惕之警豈與嵇生齒劍楊子墜閣較其優劣
者哉

與徐僕射領軍述役僧書

陳釋真觀

泉亭光顯寺釋真觀致書領軍檀越竊聞四依開士
匡正法於將頽十地高人秉玄文於已絕能使崛山

遺跡無虧宴坐之風祇樹餘苗得肆經行之道伏見
今者皇華奉宣嚴憲絃是僧尼之類不書名籍之者
並令捐茲淨戒就此黎民去彼伽藍歸其里閭既普
天之下莫匪王臣正當僣俛恭承鞠躬祇奉但愚情
所謂竊或疑焉自佛法肇興千有餘載流傳此地數
百年間濟濟僧徒一何爲盛雖復市朝亟改風化頻
移慧炬常明戒香恒馥其爲福利難可勝言所現靈
祥聞諸史傳至如浮圖和上曜彩鄴中高座法師流
芳鞏洛或復昆明池內識劫燒之餘灰長沙寺裏感
碎身之遺陰道開入境仙人之星乃出法成去世紺

馬之瑞爰浮乃有青目赤髭黃眸白足連眉表稱大
耳傳芳莫不定水淵澄義峯山豎汪汪道望類迦葉
之高蹤肅肅威儀似頰鞞之清行頃年訛替乃日澆
漓而正法洪基猶應未殄忽復違其本志奪彼前心
莫不仰高殿而酸傷辭舊房而悽楚依依法座重反
何期戀戀禪門再還無日乃非岐路而有分袂之悲
雖異河梁遂結言離之痛若以不繼名籍爲其深罪
延茲咎累亦可哀矜夫出俗之人務應修道許其方
外之禮不拘域中之節或有不貫名籍無關簿領並
皆遊方採聽隨處利安望刹爲居臨中告飯或頭陀

林下或蘭若巖阿如此之流寧容繼屬若勝業不全
清禁多毀宜應休道此事誠然而持犯難知聖凡相
濫譬菴羅之果生熟難分雪山之藥真偽難辨忽使
崑峯之上玉石同焚大澤之中龍蛇等斃何期惜也
吁可傷哉又其割愛辭親披緇翦髮既無僕使永絕
妻孥或老病之年單貧之士皆憑子弟還相養衛如
其一朝而散便湓歿溝渠遂有赴峻壑而投身縊長
繩而殞命雖復汨羅之痛匹此猶輕荒谷之悲方斯
未重且復奇才絕學並寄後生聽講誦經咸資晚秀
所以須陀得戒猶是幼童身子揚名差非耆老如斯

之類若並翻緇恐此法門便無紹繼梵輪絕矣精舍
空焉若八陣未休四郊多壘前房所寄後殿斯憑愚
謂此人殆誠無用若必有拔距投石之能索鐵伸鉤
之力則竝從軍幕久預長驅儻復尚服緇衣猶居寺
宇則是習勇心薄樂道情深若非衛玠之清羸便同
孟昶之浮怯既不便弓馬徒勞行陣雖復身披甲冑
還想法衣手執干戈猶疑錫杖必當遙聞戰鼓色變
心驚遠望軍麾竟飛氣懾將恐有阻都護之威無益
二師之勇若謂不輸王課靡助國儲所以普使收其
賦歛但浮遊之屬萍迸蓬飛散誕之流且貧終窶鄉

里既無田宅京師又闕主人納屨則兩踵併穿歛襟則雙肘皆現觀董生之百結尚覺輕華見顏子之一簞更疑豐飽求朽壤以爲藥寧識紫丸服糞掃而爲衣豈逢黃絹貨財之禮此則無從懷璧之愆信哉應免若令其在道猶可分衛自資遂使還民便是糶糧莫寄伏惟皇朝御曆齊聖欽明繼踵軒犧比肩炎昊握鏡之風彌遠垂衣之化方深兼復梁棟三寶敷弘十善昔漢明靈感上夢金人晉武覆修纔招玉像用今方古彼有慚焉或深經是護等仙預大王寶塔斯成類無憂國主明揚仄陋信巢父之清虛徵聘漁叟

許嚴君之高尚愚謂絰預今者俛首僧尼若已離法衣無過道業或常居邸肆恒處田園並依民例宜從策使如其禪誦知解蔬素清虛或宣唱有功梵聲可錄或繕修塔廟建造經書救濟在心聽習爲務乃至羸老之屬貧病之流幸於編戶無所堪用並許停寺仍上僧籍必望十城之寶或出荆山百步之中時逢芳草於是寺斷流俗之僧衆無舖糟之客六時翹請常以國界爲心三業精修必用君王爲本豈不幽明踊躍人鬼欣歡冥力護持善緣扶助然後二儀交泰六氣調和征馬息鞍軍旗卷旆邊荒入附無待丹水

廣弘明集卷之五
之師玉帛來朝還想稽山之集何期樂矣實可欣哉
儻復壇場不虞軍資有闕薄須費計伏聽徵求仰惟
領軍檀越外則探蹟典墳內則鉤深經論才高帷幄
寄重鹽梅必願降意蘼蕘留心正法微惠研詳薄丞
觀覽如其一毫可採深希曲爲矜論無使蘭艾同鋤
薰蕕俱剪庶得仙人苑裏更轉法輪長者園中還鋪
講席則匡維之德比恒岱以齊高擁護之功似滄溟
而共廣橫此忤煩彌增悚惕

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陳徐陵

竊聞出家閒曠猶若虛空在俗籠樊比於牢獄非但
經有明文亦自世間共見瞥聞法師覆彼舟航翹返
緇衣之務此爲目下之英奇非久長之深計何以知
然從苦入樂未知樂中之樂從樂入苦方知苦中之
苦弟子素以法師雖無曩舊相知已來亦復不疎夫
良藥必自無甘忠諫者決乎逆耳倚見其僻是以不
忍不言且三十年中造莫大之業如何一旦捨已成
之功淑爲可惜敬度高懷未解深意將非帷帳之策
欲集劉侯形類臥龍擬求葛氏黃石兵法寧可再逢
三併茅蘆無由兩遇封爵五等唯見不逢中閣外門
難朱易白鳴笳鳳管非有或聞舞女歌姬空勞反翫

覓之者等若牛毛得之者譬猶牛角以此之外何所
窺窬法師今若退轉未必有一稱心交失現前十種
大利何者佛法不簡細流入者則尊歸依則貴上不
朝天子下不讓諸侯獨翫世間無爲自在其利一也
身無執作之勞口餐香積之飯心不妻妾之務身飾
芻摩之衣朝無踐境之憂夕不千里之苦俯仰優游
寧不樂哉其利二也躬無任重居必方域白壁朱門
理然致敬夜琴晝瑟是自娛懷曉筆暮詩論情頓足
其利三也假使棘生王路橋化長溝巷吏門兒何因
仰喚寸絹不輸官庫升米不進公倉庫部倉司豈須

求及其利四也門前擾擾我且安眠巷裏云云余無
驚色家休小大之調門停強弱之丁入出隨心往還
自在其利五也出家無當之僧猶勝在俗之士假使
心存殺戮手無斷命之愆密裏通情決勝灼然矯俗
如斯煩垢萬倍勝於白衣一入愛河永沈無出其利
六也聽鐘聲而致敬尋香馥以生心朝覩尊儀暮披
寶軸刹那之善遂此而生水滴微功漸盈大器未知
因緣果報善惡皎然就此而言其利難陳矣假使達
相白衣猶有埃塵之務縱令遙寄彈指遠近低頭形
去心留身移意往閒有者得如此貧苦者永無因近

在目前不言可見其利七也山間樹下故自難期枕
石漱流實爲希有猶斯之類不可思議如此者難逢
一心人怖遇法師未能不學交習聽勝之因一旦退
心於理邈矣其利八也開織成之帙見過去之因摘
琉璃之卷驗當來之果識因識果不以爲愆知福知
報何由作罪上無舟楫交見沒溺之悲下失浮囊則
有沈身之患其利九也曠濟羣品爲天人之師水陸
空行皆所尊貴言必闡黎和上書輒致敬和南遠近
嗟詠貴賤顯仰法師今必退轉立成可驗纔脫袈裟
逢人輒稱汝我始解偏袒姓名便亦可呼平交者故

自不論下劣者亦恐不讓薄言稱已榻席懸異從來
小得自在便以君爲題封若不屈膝斂手自達無因
俯仰承迎未間合度如此專專何由可與其利十也
略言十事空失此機其間深道寧容具述仰度仁者
心居魔境爲魔所迷意附邪途受邪易性假使眉如
細柳何足關懷類似紅桃詎能長久同衾分枕猶有
長信之悲坐臥忘時不免秋胡之怨洛川神女尚復
不惑東阿世上班姬何關君事夫心者固焉若論纏
縷則共氣共心一遇纏綿則連宵厭起法師未通返
照安悟賣花未得他心那知彼意嗚呼桂樹遂爲豆

火所焚可惜明珠乃受於泥埋沒弟子今日橫諮必
爲法師所哂世上白衣何訾何限且一人退道而不
安危推此而言實成難解譬如瓦礫盈路人所不驚
片子黃金萬夫息步正言法師入道之功已備染俗
之法未加何異金搏赤銅銀換鉛錫可悲可惜猶可
優量能忍難忍方知其最願棄俗事務息塵勞正念
相應行志兩全薄加詳慮更可思惟悔之在前無勞
後恨如弟子算遠卽十數年中決知惻惻近卽三五
歲內空唱如何萬恨萬悲寧知遠及自誤自錯永棄
一生乃知斷絃可續情去難留或若火裏生花可稱
耳

諫周太祖沙汰僧表

周釋曇積

僧曇積白皇帝大檀越德握乾坤心懸日月照燭無
私之道卷舒不測之化能威臨皁白悲及僧尼控引
玄綱示之出路欲使清升練行顯迹於明時寡德沙
門耻還於素俗爰降明詔責其試藝頒下諸州問其

課業竊惟入道多端諒非一揆依相驗人有五理不足何者或有僧尼生年在寺節儉自居願行要心不犯諸禁燒香旋塔頂禮殷勤合掌低頭忘寢以食但受性愚鈍於讀誦無緣習學至苦而不得下字今量所告意須文誦聰者爲是重審試僧不退實行爲是正意偏望取其明快且實而不聰行之本也聰而不實智之相也若用爲有業是不求備於一人若實爲非僧便責知於滿足大覺智慧不可思議諸所爲法天人頂受況在凡夫輒思改易羣聖自言種種神變於斯大法不能加減大人出世識本知機巧妙多方

化人以漸眾生根行各各不同今聖說經互差不一內外相通亦無乖異又如孔子領徒三千達者七十有二升堂入室莫過數人自餘已外豈容斥逐今州郡縣各有學生德及顏回詎幾人也可以不及顏回廢郡不立可以無德頑僧並令還俗不及顏回者猶勝於野人無德頑僧者猶勝於外道伏此二途不足一也或有專歸樹下擎錫持盂望中而餐正命自活名聞頓捨利養無心理觀除煩遂闕文誦論其人入道則內業有餘究其文解則相功不足何必聚衆京華悉是德僧孤拔林野咸非行士故果有生熟不可

以色相而啖人有出沒不可以形名而取敢自三思
不足二也或有營經造像厲力積年修補伽藍憂勤
累歲捨身濟物不以寒苦經心施藥與人不以飢貧
易志但無聰力日誦不過一言旦夕栖栖日讀不盈
數紙准其迴向則善不空施徵其發趣則佛之真子
今無辜退俗是枉濫行人直性頓非不足三也佛說
僧是福田理難損抑雖可年末形凡而法服尊重豈
容朝施暮奪自加薦毀愛惡無常豈責其得失於一
人之上置不恒之式於十二冲典恐不合聖心甚乖
大趣上損慈悲下虧正化唯畏後世相傳受誣僧之

謗不足四也今大周大國僧尼未幾寺舍列然有盈
萬數只應招延二部溢滿其間動梵鳴鍾爲國行道
方便窮其長短曲覓愆非黜放還民使棟梁空曠若
他方異國遠近聞知疑謂求兵於僧衆之間取地於
塔廟之下深誠可怪但頑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給
民豈能富國深不頓除性由漸顯一切衆生具諸煩
惱若頓遣圓修是滅佛法匪直損身魔必得便何者
一向純善精加供養一向純惡退令還俗此言所見
深滅三寶若麤細等看魔難得便何者純善退麤成
衆麤衆之人猶生物善經文道理莫問麤細之行唯

廣弘明集卷之二十四
不還俗終成佛子進退三思不足五也貧道餘年賤
質寄命關右欽化承恩得存道業是以呻吟策杖送
此丹誠忤忤之愆伏增戰越敬白

貽仙城慧命禪師書

晉戴逵

竊以渭清涇濁共混潮宗之源松長箭短同秉堅貞
之質幸賴含靈五常理宜範圍三教是以闕里儒童
闡禮經於洙濟苦懸迦葉遷妙道於流沙雖牢籠二
儀蓋限茲一世豈如興正法於鹿苑蕩妄想於鷲山
半滿旣陳權實斯顯誠教有淺深人無內外禪師德
聲遠震行高物表攝受四依因牧羊而成誦負笈千

里歷龍宮而包括故能內貫九部總雪山之秘藏外
談七略備璧水之典墳支遁天台之銘竺真羅浮之
記曇賦七嶺汰詠三河寶師妙折莊生璩公著論爰
集若吞雲夢如指諸掌加以妙持淨戒如護明珠善
執律儀譬臨懸鏡稟羅云之密行踵賓頭之福田撫
挹定水便登覺觀高蔭禪枝將逾喜捨是以不遠瀟
湘來儀沔陸植杖龍泉仍爲精舍迴車馬谷卽創伽
藍鑿嶺安龕詎假聚沙成塔因山構苑無勞布金買
地開土雲會袂似華陰法侶朋衝衆齊稷下禪室晨
興時芳杜若支提暮啓暫入桃源香山梵響將阮嘯

而相發日殿妙音與孫琴而齊韻紫蓋貞松仍庵上
辯洪崖神井卽瑩高心故以才堪買山德邁同輦宗
峯景行牆仞懸絕弟子業風鼓慮欲海沈形泊渚宮
淪覆將歷二紀晝倦坐馳夜悲愕夢未能忘懷彼我
歸軫一乘遣蕩曾襟朗開三達旣念鼠藤彌傷鳥繫
昔在志學家傳賜書五禮優柔三玄饜飫頗絕韋編
構述餘緒爰登弱冠裙撫百家及乎從仕留連文翰
雖未能探龍門而梯會稽賦鷓鴣而詠鸚鵡若求其
一介亦髣髴古人但深悟聚泡情悲交臂常欲蟬蛻
俗解貪味真如一日鄖城訊修隗館屈膝情欣係鞅

遇同進履未盡開襟遽嗟飄忽尋望拂衣世經脫屣
牽絲滄浪濯纓漢陰抱甕行餐九轉用遣幽憂漸悟
三空將登苦忍仙梁觀玉不廢從師深澗折桃無妨
請益所希彌天勝氣乍酬鑿齒鴈門高論時答嘉賓
冬暖如春願珍清軌室邇人遐彌軫襟帶餘辭殘簡
望回金玉

酬戴先生書

釋慧命

夫一真常湛微妙於是同玄萬聖乘機違順以之殊
迹是以西關明道東野談仁雕朴改工有無異軫今
若括此二門原茲兩教豈不歸宗三轉會入五乘藉

淺之深資權顯實斯若池分四水始則殊名海控八
河終無別味檀越幼挺奇才夙懷茂緒華辭卓世雅
致參玄智涉五明學兼三教益矣能志蹈顏生之逸
軌損之爲道慕李氏之玄蹤雖復六經該廣百家繁
富聖賢異派儒墨分流或事曠而文殷或言高而旨
遠莫不納如瓶受說似河傾明鏡匪疲洪鍾任扣子
建挹似奇文長卿恧其高趣故雖秦楚分墟周梁改
俗白眉青蓋龜玉之價弗踰栖鳳臥龍魚水之交莫
異加以識鑒苦空志排塵俗形雖廊廟器乃江湖是
以屬歎牽絲興言世經辭同應陸調合張巖嗟朱火

之遽傳愍清波之速逝方應濯足從道洗耳辭榮九
轉克虛四禪排疾然後尋八正以味一真解十纏而
遣三患斯之德也寧不至哉貧道識鏡難清心塵易
壅定慚華水戒非草繫才侔撤燭學謝傳燈內有愧
於德充外無狎於人世是以淹滯一丘寓形蓬柳端
居千仞託志筠松測四序於風霜候三旬於晷魄至
迺夜聞山鳥仍代九成晝視遊魚聊追二子葦戶弊
衿在原非病朱門結駟於我如雲所歎藤鼠易侵樹
後難靜勞想鷲頭倦思雞足至於林凋秋葉曾無獨
覺之明谷響春鶯終切寡聞之歎忽承來問曲見光

譽幽氣若蘭清音如玉誠復溢目致歡而實撫膺多
愧雖識謝天池未辨北溟之說而事同泥井慚聞東
海之談所冀伊人於焉加我黃石匪遙結期明且白
駒可繫用永終朝善敬清猷時因素札言不洗意報
此何伸時或以達卽晉朝譙國戴逵今考據行事非也晉書云太元十二年徵隱士戴逵不久尋卒至梁大通三年一百四十三載命公方生計不相見又非北齊明矣

弔延法師上書

隋薛道衡

八月二十三日薛道衡和南俗界無常延法師遷化
情深悲怛不能已已唯哀慕摧割當不可任法師弱
齡捨俗高蹈塵表志度恢弘理識精悟靈臺神宇可

仰而不可窺智海法源可涉而不可測同夫明鏡屢
照不疲譬彼洪鍾有來斯應往逢道喪玄維落紐栖
志幽巖確乎不拔高位厚禮不能迴其慮嚴威峻法
未足懼其心經行宴坐夷險莫二戒德律儀始終如
一聖皇啓運像法重興卓爾緇林鬱爲稱首屈宸極
之重伸師資之義三寶由其弘護二諦藉以宣揚信
足以追蹤澄什超邁安遠而法柱忽傾仁舟遽沒匪
直悲纏四部固亦酸感一人師杖錫挈瓶夙承訓導
升堂入室具體而微在三之情理百恒慟往矣奈何
無常奈何疾礙不獲展慰但深悲結謹白書慘愴不

次弟子薛道衡和南

廣弘明集卷之二十四

三十一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

唐釋道宣撰

福田論

隋煬帝大業三年新下律令格式令云諸僧道士等有所啓請者並先須致敬

然後陳理雖有此令僧竟不行時沙門釋彥琮不忍其事乃著福田論以抗之意在諷刺言之者無罪聞之者以自誠也帝後朝見諸沙門並無致敬者大業五年至西京郊南大張文物兩宗朝見僧等依舊不拜下勅曰條令久行僧等何為不致敬時明贍法師對曰陛下弘護三寶當順佛言經中不令拜俗所以不敢違教又勅曰若不拜敬宋武時何以致敬對曰宋武虐君偏政不敬交有誅戮陛下異此無得下拜勅曰但拜僧等時然如是數四令拜僧曰陛下必令僧拜當脫法服著俗衣此拜不晚帝夷然無何而止明日設大齋法祀都不述之後語羣公曰朕謂僧中無人昨南郊對答亦有人矣爾後至終畢無拜

廣弘明集卷之二十五

一

者其黃巾士女初聞令拜合一李眾連拜不
已帝亦不齒問之

釋彥琮

論曰昔在東晉太尉桓玄議令沙門敬於王者廬山
遠法師高名碩德傷智幢之欲折悼戒寶之將沈乃
作沙門不敬王者論設敬之儀當時遂寢然以緝詞
隱密援例杳深後學披覽難見文意聊因暇日輒復
申敘更號福田論云忽有嘉客來自遠方遙附桓氏
重述前議主人正念久之抗聲應曰客似未聞福田
之要吾今相為論之夫云福田者何耶三寶之謂也
功成妙智道登圓覺者佛也玄理幽寂正教精誠者

法也禁戒守真威儀出俗者僧也皆是四生導首六
趣舟航高拔天人重踰金石譬乎珍寶劣相擬議佛
以法主標宗法以佛師居本僧為弟子崇斯佛法可
謂尊卑同位本末共門語事三種論體一致處五十
之載弘八萬之典所說指歸唯此至極寢聲滅影盡
雙林之運刻檀書葉留一化之軌聖賢間起門學相
承和合為羣住持是寄金人照於漢殿像法通於洛
浦並宗先覺俱襲舊章圖方外而發心棄世間而立
德官榮無以動其志親屬莫能累其情衣則截於壞
色髮則落於毀容不戴冠而作儀豈束帶而為飾上

天之帝猶恒設禮下土之王固常致敬有經有律斯法未殊若古若今其道無滯推帝王之重亞神祇之大八荒欽德四海歸仁僧尼朝拜非所聞也如懷異旨請陳雅見客曰周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老子云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竊以莫非王土建之以國莫非王臣繫之以主則天法地覆載兆民方春比夏生長萬物照之以日月之光潤之以雲雨之氣六合則咸宗如海百姓則共仰如辰戎夷革面馬牛迴首蛇尚荷於隋侯魚猶感於漢帝豈有免其編戶假其法門忘度脫之寬仁遺供養之弘造

高大自許卑恭頓廢譬諸禽獸將何別乎必能駕御神通得成聖果道被天下理在言外然今空事剗除尚增三毒虛改服飾猶染六塵戒忍弗修定智無取有乖明誨不異凡俗詎應恃宣讀之勞而抗禮萬乘藉形容之別而闕敬一人昔比丘接足於居士菩薩稽首於慢衆斯文復彰厥趣安在如以權道難沿佛性可尊況是君臨罔非神降伯陽開萬齡之範仲尼敷百王之則至於謁拜必遵朝典獨有沙門敢爲陵慢此而可忍孰可容乎弊風難革惡流易久不遇明皇誰能刊正忽起非常之變易招無信之譏至言有

憑幸垂詳覽主曰吾所立者內也子所難者外也內則通於法理外則局於人事相望懸絕詎可同年斯謂學而未該聞而不洽子之所惑吾當爲辨試舉其要總有七條無德不報一也無善不攝二也方便無礙三也寂滅無榮四也儀不可越五也服不可亂六也因不可忘七也初之四條對酬難意後之三條引出成式吾聞天不言而四時行焉王不言而萬國治焉帝有何力民無能名成而不居爲而不恃斯乃先王之盡善大人之至德同霑庶類齊預率賓幸殊草木差非蟲鳥戴圓履方俯仰懷惠食粟飲水飽滿銜

澤既能矜許出家慈聽入道斷麤業於已往祈妙果於將來旣蒙重惠還思厚答方憑萬善之益豈在一身之敬追以善答攝報乃深徵以身敬收利益淺良由僧失正儀俗滅餘慶僧不拜俗佛已明言若知可信理當遵立知謂難依事應除廢何容崇之欲求其福卑之復責其禮卽令從禮便同其俗猶云請福未見其潤此則存而似棄僧而類民非白非黑無所名也竊見郊禋總祭唯存仰福爲尊僧尚鄙斯不恭如何令僧拜俗天地可反斯儀罕垂後更爲敘是謂無德不報者也法旣漸衰人亦稍末罕有其聖誠如所

言雖處凡流仍持忍鎧縱虧戒學尚談智典如塔之
貴似佛之尊歸之則善生毀之則罪積猛以始發割
愛難而能捨弘願終期成覺迴而能翹斯故剃髮之
辰天魔遙懾染衣之日帝釋遙懽妓女聊被無漏遂
滿醉人暫翦有緣卽結龍子賴而息驚象王見而止
怖威靈斯在儀服是同幼未受具對揚佛旨小不可
輕光揚僧力波離旣度釋子服心尼陀亦歸匿王屈
意乃至若老若少可師者法無賤無豪所存者道然
後賢愚之際默語之間生熟相似去取非易肉眼分
別恐不逢寶信心平等或其值真纔滿四人卽成一

衆僧旣弘納佛亦通在食看沸水之異方遣施僧衣
見織金之奇乃令奉衆僧之威德不亦大矣足可以
號良福田之最爲聖教之宗是謂第二無善不攝者
也若論淨名之功早外雲地臥疾之意本超世境久
行神足咸歎辯才新學頂禮誠謝法施事是權宜式
非常准謂時暫變其例乃多則有空藏弗恭如來無
責沙彌大願和尚推先一往直觀悉可驚怪再詳典
釋莫匪通塗不輕大士獨興高跡警彼上慢之流設
茲下心之拜偏行一道直用至誠旣非三慧詎是恒
式因機作法足爲希有假弘教化難著律儀大聖發

二智之明制五篇之約廢其爵齒存其戒夏始終通
訓利鈍齊仰耆幼有序先後無雜未以一出別業而
令七衆普行不然之理分明可見昔妻歿歌而鼓盆
子葬羸而襯土此亦匹夫之節豈槩明王之制乎況
覺典沖邃聖言幽密局執一邊殊乖四辯是謂第三
方便無礙者也且復周之柱史久掌王役魯之司寇
已居國宰宗歸道德始曰無名訓在詩書終云不作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鞠躬恭敬非此而誰巢許之風
望古仍邁夷齊之操擬今尚迴焉似高攀十力遠度
四流厭斯有爲之苦欣彼無餘之滅不繫慮於公庭

未流情於王事自然解脫固異儒者之儔矣是謂第
四寂滅無榮者也至如祭祀鬼神望秩川嶽國容盛
典書契美談神輩爲王所敬僧猶莫致於禮僧衆爲
神所禮王寧反受其敬上下參差翻違正法衣裳顛
倒何足相方令神擁護今來在僧祈請之至會開呪
力竟無拜理是謂第五儀不可越者也本皇王之奮
起必真人之託生上德雖秘於淨心外像仍標於俗
相是以道彰緇服則情勤宜猛業隱玄門則形恭應
絕求之故實備有前聞國主頻婆父王淨飯昔之斯
等咸已克聖專修信順每事歸依縱見凡僧還想崇

佛不以跪親爲孝計非不孝之罪不以拜君爲敬豈是不敬之愆所法自殊所法已別體無混雜制從於此是謂第六服不可亂者也謹案多羅妙典釋迦真說乃云居刹利而稱尊藉般若而爲護四信不壞十善無虧奉佛事僧積功累德然後日精月像之降赤光白氣之感金輪旣轉珠寶復懸應天順民御圖握鏡始開五常之術終弘八正之道亦宜覆觀宿命追憶往因敬佛教而崇僧寶益戒香而增慧力自可天基轉高比梵宮之遠大聖壽恒固同劫石之長久然則雷霆勢極龍虎威隆慶必賴兼共使怒及出言布

令風行草偃旣抑僧體誰敢鱗張但恐有損冥功無資盛業竭誠盡命如斯而已是謂第七因不可忘者也上巳略引吾意粗除子惑欲得博聞宜尋大部客曰主人向之所引理例頻繁僕雖庸闇頗亦承覽文總幽明辨包內外所論祭典尚有迷惑周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竊以昧隱神路隔絕人境欲行祠法要藉禮官本置太常專同太祝縱知鬼事終入臣伍真佛已潛聖僧又滅仰信冥道全涉幽神季葉凡夫薄言迴向共規閒逸相學剃翦職掌檀會所以加其法衣主守塔坊所以蠲其俗役纔觸

廣弘明集卷之三十三
王綱卽墜民貫旣同典祀詎合稱寶朝敬天子固是
恒儀苦執強梁定非通識宋氏舊制其風不遠唯應
相襲更欲何辭主人曰客知其一未曉其二請聽嘉
言少除異想吾聞鬼者歸也歿之所入神者靈也形
之所宗鬼劣於人唯止惡道神勝於色普該情趣心
有靈智稱之曰神隱而難知謂之不測銓其體用或
動或靜品其性欲有陰有陽周易之旨蓋此之故殊
塗顯於一氣誠言闕於六識設教之漸斷可知焉鬼
報冥通潛來密去標以神號特用茲耳嘗試言之受
父母之遺稟乾坤之分可以存乎氣可以立乎形至

若已之神道必是我之心業未曾感之於乾坤得之
於父母識含胎藏彌亘虛空意帶熏種漫盈世界去
而復生如火焰之連出來而更逝若水波之續轉根
之莫見其始究之豈覲其終濁之則爲凡澄之則爲
聖神道細幽理固難詳矣神之最高謂之大覺思議
所不得名相孰能窮真身本無遷謝生盲自不瞻睹
託想追於舊蹤傾心翫於遺法若欲荷傳持之任啓
要妙之門賴此僧徒膺茲佛付假慈雲爲內影憑帝
威爲外力玄風遠及至於是乎教通三世衆別四部
二從於道二守於俗從道則服像尊儀守俗則務典

供事像尊謂比丘比丘尼也典供謂優婆塞優婆夷也所像者尊則未參神位所典者供則下預臣頌原典供之人同主祭之役吾非當職子何錯引由子切言發吾深趣理既明矣勿復惑諸在宋之初暫行此抑彼亦垂真不煩涉論邊鄙風俗未見其美忽遣同之可怪之極客曰有旨哉斯論也蒙告善道請從退歸

敘高祖皇帝問出家損益詔表

皇唐啓運諸教並興然於佛法彌隆信重捨京舊第置興聖寺自餘會昌勝業慈悲證果集仙等寺架築

相尋至於道觀無聞於俗武德四年有太史令傅奕者先是黃巾深忌緇服既見國家別敬彌用疚心乃上廢佛法事十有一條云佛經誕妄言妖事隱損國破家未聞益世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則家國昌大李孔之教行焉武皇容其小辯朝輔任其放言乃下詔問僧曰棄父母之鬚髮去君臣之服章利在何間之中益在何情之外損益二宜請動妙釋有濟法寺沙門襄陽釋法琳憤激傳詞側聽機候承有斯問卽陳對曰琳聞至道絕言豈九流能辦法身無象非十翼所詮但四翹茫茫飄淪欲海

三界蠢蠢顛墜邪山至人所以降靈大聖爲之興世
遂開解脫之門示以安隱之路於是天竺王種辭恩
愛而出家東夏貴遊厭榮華而入道誓出二種生歿
志求一妙涅槃弘善以報四恩立德以資三有此其
利益也毀形以成其志故棄鬚髮毀容變俗以會其
道故去君臣華服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禮垂事
主而心戢其恩澤被怨親以成大順福霑幽顯豈拘
小違上智之人依佛語故爲益下凡之類虧聖教故
爲損徵惡則濫者自新進善則通人感化此其大略
也

出沙汰佛道詔

唐高祖

門下釋迦闡教澄淨爲先遠離塵垢斷除貪欲所以
弘宣勝業修殖善根開導愚迷津梁品庶是以敷演
經教檢約學徒調伏身心捨諸染著衣服飲食咸資
四輩自正覺遷謝像法流行末代陵遲漸以虧濫乃
有猥賤之侶規自尊高浮墮之人苟避徭役妄爲剃
落託號出家嗜欲無厭營求不息出入閭里周旋闡
闡驅策畜產聚積貨財耕織爲生估販成業事同編
戶迹等齊人進違戒律之文退無禮典之訓至乃親
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訛交通豪猾每罹憲網自

廣弘明集卷之二十五
陷重刑黷亂真如傾毀妙法譬茲稂莠有穢嘉苗類
彼淤泥混夫清水又伽藍之地本日淨居栖心之所
理尚幽寂近代已來多立寺舍不求閒曠之境唯趨
喧雜之方繕築崎嶇寔宇舛錯招來隱匿誘納姦邪
或有接近鄽邸鄰邇屠酤埃塵滿室羶腥盈道徒長
輕慢之心有虧崇敬之義且夫老氏垂化本貴沖虛
養志無爲遺情物外全真守一是謂玄門驅馳世務
尤乖宗旨朕膺期馭宇興隆教法深思利益情在護
持欲使玉石區分薰蕕有辨長存妙道永固福田正
本澄源宜從沙汰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練行

遵戒律者並令就大寺觀居住官給衣食勿令乏短
其不能精進戒行有關者不堪供養並令罷道各還
桑梓所司明爲條式務依法教違制之事悉宜停斷

敘太宗皇帝令道士在僧前詔表

貞觀十一年駕巡洛邑黃巾先有與僧論者聞之於
上上乃下詔云老君垂範義在清虛釋迦貽則理存
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求其宗也弘益之風
齊致然大道之興肇於遂古源出無名之始事高有
形之外邁兩儀而運行包萬物而亭育故能經邦致
治反樸還淳至如佛教之興基於西域逮於後漢方

被中土神變之理多方報應之緣匪一泊於近世崇信滋深人冀當年之福家懼來生之禍由是滯俗者聞玄宗而大笑好異者望真諦而爭歸始波涌於閩里終風靡於朝庭遂使殊俗之典鬱爲衆妙之先諸華之教翻居一乘之後流遯忘返于茲累代今鼎祚克昌旣憑上德之慶天下大定亦賴無爲之功宜有解張闡茲玄化自今已後齋供行立至於稱謂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反本之俗暢於九有貽諸萬葉時京邑僧徒各陳極諫有司不納沙門智實後生俊穎內外兼明攜諸夙老隨駕陳表乃至關口其

表略云僧某等言某年迫桑榆始逢太平之世貌同蒲柳方值聖明之君竊聞父有諍子君有諍臣某等雖預出家仍在臣子之例有犯無隱敢不陳之伏見詔書國家本系出自柱下尊祖之風形于前典頒告天下無得而稱令道士等在僧之上奉以周旋豈敢拒詔尋老君垂範治國治家所佩服章亦無改異不立觀寺不領門人處柱下以全真隱龍德而養性智者見之謂之智愚者見之謂之愚非魯司寇莫之能識今之道士不遵其法所著冠服並是黃巾之餘本非老君之衷行三張之穢術棄五千之妙門反同張

唐高宗集卷之五十五
禹漫行章句從漢魏已來常以鬼道化於浮俗妄託老君之後實是左道之苗若位在僧之上誠恐真僞同流有損國化如不陳奏何以表臣子之情謹錄道經及漢魏諸史佛先道後之事如別所陳伏願天慈曲垂聽覽

制沙門等致拜君親勅

唐高宗

勅旨君親之義在三之訓爲重愛敬之道凡百之行攸先然釋老二門雖理絕常境恭孝之躅事叶儒津遂於尊極之地不行跪拜之禮因循自久迄乎茲辰宋朝暫革此風少選還遵舊貫朕稟天經以揚孝資

地義而宣禮獎以名教被茲真俗而瀨鄉之基克成天構連河之化付以國王裁制之由諒歸斯矣今欲令道士女冠僧尼於君皇后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拜或恐爽其恒情宜付有司詳議奏聞龍朔二年四月十五日光祿大夫右相太子賓客上柱國高陽郡開國公臣許敬宗宣

上高宗皇帝沙門不合拜俗表 釋威秀等

伏奉明詔令僧拜跪君父義當依行理無抗旨但以儒釋明教咸陳正諫之文列化恢張俱進芻蕘之道僧等荷國重恩開以方外之禮安居率土得弘出俗

之心所以自古帝王齊遵其度敬其變俗之儀全其抗禮之迹遂使經教斯廣代代漸多宗匠攸遠時時間發自漢及隋行人重阻靈鷲之風猶鬱仙苑之化尚疎未若皇運肇興提封海外五竺與五嶽同鎮神州將大夏齊文皇華之命載隆輔軒之塗接軫莫不欽斯聖迹興樹遺蹤固得梵侶來儀相從不絕今若迭拜君父乖異羣經便證驚俗之譽或陳輕毀之望昔晉成幼冲庾冰矯詔桓楚飾詐王謚抗言及宋武晚年將隆虐政制僧拜主尋還停息良由事非經國之典理越天常之儀雖曰流言終纏顯議況乃夏勃

勅拜納上天之怒魏燾行誅肆下厲之責斯途久列備舉見聞僧等奉佩悵惶投庇失厝恐絲綸一發萬國通行必使寰海望風方弘失禮之譽悠哉後代或接効尤之傳伏惟陛下中興三寶慈攝四生親承付囑之旨用勵學徒之寄僧等內遵正教固絕跪拜之容外奉明詔令從儒禮之敬俯仰惟咎慙懼實深如不陳請有乖臣子之喻或掩佛化便陷調君之罪謹列衆經不拜俗文輕用上簡伏願天慈賜垂照覽則朝議斯穆終遵途於晉臣委略常談畢歸度於齊后塵黷威嚴惟深戰戰謹言龍朔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上時京邑僧等二百餘人往蓬萊宮伸表上請左右相云勅令詳議拜不拜未定可待後集僧等乃退於是大集西明相與謀議共陳啓狀聞諸僚案云

上雍州牧沛王論沙門不應拜俗啓

釋道宣等

自金河徙轍玉關揚化歷經英聖載隆良輔莫不拜首請道歸向知津故得列刹相望仁祠棊布天人仰福田之路幽明懷正道之儀清信之士林蒸高尚之賓雲結是使教分三法垂萬載之羽儀位開四部布五乘之清範頃以法海宏曠類聚難分過犯滋彰有塵御覽下非常之詔令拜君親垂惻隱之懷顯疎朝

議僧等荷斯明命感悼涕零良由行缺光時遂令上霑憂被且自法教東漸亟涉宏隆三被屏除五遭拜伏俱非休明之代並是暴虐之君故使布令非經國之謨乖常致良史之誚事理難返還襲舊津伏惟大王統維京甸攝御機衡道俗來蘇繁務攸靜今法門擁閉聲教莫傳據此靜障拔難之秋拯溺扶危之日僧等叫閻難及徒鶴望於九重天階罕登終栖遑於百慮所以干冒陳款披露冀得俯被鴻私載垂提洽是則遵崇付囑清風被於九垓正像更興景福光於四海不任窮塞之甚具以啓聞塵擾之深唯知慚惕

謹啓龍朔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上榮國夫人楊氏沙門不合拜俗啓

夫人帝后之母也敬

崇正化大建福門造像書經架策相續入出宮禁榮問莫加僧等詣門致書云爾

自三寶東漸六百餘年四俗立歸戒之因五衆開福田之務百王承至道之化萬載扇唯聖之風故得寰海知歸生靈迴向然以慧日既隱千載有餘正行難登嚴科易犯遂有稊稗涉青田之穢少壯懷白首之徵備列前經聞于視聽且聖人在隱凡僧程器後代住持非斯誰顯故金石泥素表真像之容法衣剃髮擬全僧之相依而信毀因果兩分背此繕修俱非正

道又僧之真僞生熟難知行德淺深愚智齊惑故經陳通供如海之無窮律制別科若山涯之有際宗途旣列名教是依設出俗之威儀登趣真之圓德故使天龍致敬幽顯歸心弘護在懷流功不絕比以時經濁染人涉凋訛竊服飾詐之徒叨倖憑虛之侶行無動於塵俗道有翳於憲章上聞御覽布君親之拜乃迴天睠垂朝議之勅僧等內省慚懼如灼如焚相顧失守莫知投厝仰惟佛教通囑四部幽明敢懷竊議夫人當斯遺寄况復體茲正善崇建爲心垂範宮闈威明道俗今三寶淪溺成濟在緣輒用諮陳希垂救

濟如蒙拯拔依舊住持則付囑是歸弘護斯在輕以
聞簡追深悚息謹啓龍朔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簡諸宰輔敘佛教隆替狀

列子云周穆王時西極有化人來反山川移城邑千
變萬化不可窮極穆王敬之若聖此則佛化之初及
也朱仕行釋道安經錄云秦始皇時西域沙門十八
人來化始皇始弗從禁之夜有金剛丈六人破獄
出之始皇稽首謝焉漢書云武帝元狩中關西域獲
金人率長丈餘列之甘泉宮帝以爲大神燒香禮拜
後遣張騫往大夏尋之云有身毒國卽天竺也彼謂

浮圖卽佛陀也此初知佛名相云成帝都水使者劉
向云向檢藏書往往見有佛經此卽周秦已行始皇
焚之不盡哀帝元壽中使景憲往大月氏國因誦浮
圖經還于時漢境稍行齋戒據此曾聞佛法中途潛
隱重此中興後漢明帝永平中上夢金人飛行殿前
乃使秦景等往西域尋佛法遂獲三寶東傳洛陽畫
釋迦立像是佛寶也翻四十二章經是法寶也迦竺
來儀是僧寶也立寺於洛城西門度人開化自近之
遠展轉住持終於漢祚魏氏一代五主四十五年隆
敬漸深不聞拜毀吳氏江表四主五十九年孫權創

開佛法感瑞立寺名爲建初其後孫皓虐政將事除
屏諸臣諫之乃止召僧而受五戒蜀中二主四十三
年于時軍國謀猷佛教無聞信毀晉司馬氏東西立
政一十二主一百五十六年中朝四帝崇信之極不
聞異議唯東晉成帝咸康六年丞相王導太尉庾亮
薨後庾冰輔政帝在幼沖爲帝出詔令僧致拜時尚
書令何充尚書謝廣等建議不合拜往反三議當時
遂寢爾後六十二年安帝元初中太尉桓玄以震主
之威下書令拜尚書令桓謙中書王謚等抗諫曰今
沙門雖意深於敬不以形屈爲禮迹充率土而趣超

方內是以外國之君莫不降禮

如育王等禮
比丘之事也

良以道

在則貴不以人爲輕重

如魏文之軾于木
漢光之遇子陵等

尋大法東

流爲日諒久雖風移政易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絕
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無時害於隆平者乎
玄又致書廬山遠法師序老子均王侯於三大遠答
以方外之儀不隸諸華之禮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
五篇其事由息及安帝返政還崇信奉終於恭帝有
宋劉氏八君五紀雖孝武大明六年暫制拜君尋依
先政齊梁陳氏三代一百一十餘年隆敬盡一信重
逾深中原魏氏十有餘君一百五十五年佛法大行

備見魏收良史唯太武真君七年聽讒滅法經於五
載感癘而崩還興佛法終於靜帝自晉失御中原江
表稱帝國分十六謂五涼四燕三秦二趙夏蜀也斯諸僞政信法不
虧唯赫連勃勃據有夏州兇暴無厭以殺爲樂佩像
背上令僧禮之後爲震歿尋爲北代所吞妻子刑刻
具如蕭子顯齊書高齊在鄴六帝二十八八年信重逾
前國無兩事宇文周氏五帝二十五年初武帝信重
佛法後納張賓之議便受道法將除佛教有安法師
著二教論以抗之論云九流之教教止其身名爲外
教三乘之教教靜其心或名爲內教老非教主易謙

所攝帝聞之存廢理乖遂雙除屏不盈五載身歿政
移隋氏承運二帝三十七年文帝崇信載興佛法海
內置塔百有餘州皆發休瑞具如圖傳煬帝嗣錄改
革前朝雖令致敬僧竟不屈自大化東漸六百餘年
三被誅除五令致拜旣乖經國之典又非休明之政
剗斫之虐被於亂朝抑挫之儀揚於絕代故使事理
乖常尋依舊轍良以三寶爲歸戒之宗五衆居福田
之位雖信毀交貿殃咎推移斯自人有宬隆據道曾
無興廢所以千餘大聖出賢劫之大期壽六萬年住
釋門之正法況乃十六尊者行化於三洲九億應供

護持於四部據斯以述曆數未終焉得情斷同符儒
典且易之蠱爻不事王侯禮之儒行不臣天子在俗
四位尚有不屈之人況棄俗從道而便責同臣子之
禮又昊天上帝嶽瀆靈祇君人之主莫不祭饗而下
拜今僧受佛戒形具佛儀天龍八部奉其道而仰其
容莫不拜伏於僧者故得冥祐顯徵祥瑞雜沓聞之
前傳豈復同符老氏均王侯於三大者哉故沙門之
宅生也財色弗顧榮祿弗縻觀時俗若浮雲達形命
如陽燄是故號爲出家人也故出家不存在家之禮
出俗無霑處俗之儀其道顯然百代不易之令典者
也其流極廣故略述之

列佛經論明沙門不應敬俗

梵網經下卷云出家人法不禮拜國王父母六親亦
不敬事鬼神涅槃經第六卷云出家人不禮敬在家
人四分律云佛令諸比丘長幼相次禮拜不應禮拜
一切白衣佛本行經第五十三卷云輸頭檀王與諸
眷屬百官次第禮佛已佛言王今可禮優波離等諸
比丘王聞佛教即從座起頂禮五百比丘新出家者
次第而禮薩遮尼乾經云若謗聲聞辟支佛法及大
乘法毀訾留難者犯根本罪

今僧依大小乘經不拜君親是奉佛教今乃令

違佛教拜跪俗人卽又謗無善惡業報不畏後代自不信佛語犯根本罪作教人堅住不捨是名根本重罪大王若犯此罪不自悔者燒滅善根受無間苦以王行此不善重業故梵行羅漢諸仙聖人出國而去諸天悲泣諸善鬼神不護其國大臣輔相諍競相害四方賊起天王不下龍王隱伏水旱不調歿亾無數時人不知是過而怨諸天訴諸鬼神是故行法行王爲救此苦不行此過廣如經說更有諸論文多不載

白朝宰羣公沙門不應拜俗啓

君父事理深遠非淺情能測夫以出處之迹列聖齊規真俗之科百王同軌干木在魏高枕而謁文侯子陵居漢長揖而尋光武彼稱小道尚懷高蹈之門豈此沙門不乘閒放之美但以三寶嚮位用敷歸敬之儀五衆陳誠載啓福田之道今削同儒禮則佛非出俗之人下拜君父則僧非可敬之色是則三寶通廢歸戒絕於人倫儒道是師孔經尊於釋典杜昔晉宋備有前規八座詳議足爲龜鏡僧等荷國重寄開放出家奉法行道仰承聖則忽令致拜有累深經俯仰栖遑罔知投庇謹列內經及以故事具舉如前用簡朝議請垂詳採敬白

敘朝宰會議沙門致拜君親事九首 并序

龍朔二年五月十五日大集文武官僚九品已上并州縣官等千有餘人總坐中臺都堂將議其事時京邑西明寺沙門道宣大莊嚴寺沙門威秀大慈恩寺沙門靈會弘福寺沙門會隱等三百餘人并將經文及以前狀陳其故事以伸厥理時司禮太常伯隴西郡王博又謂諸沙門曰勅令俗官詳議師等可退時羣議紛紜不能畫一隴西王曰佛法傳通帝代既遠下勅令拜君親又許朝議今衆人立理未可通遵司禮既曰職司可先建議同者署名不同則止時司禮

大夫孔志約執筆述狀如後令主事大讀訖遂依位署人將大半左肅機崔餘慶曰勅令司別立議未可輒承司禮請散可各隨別狀送臺時所送議文抑揚駁雜今謹依所司上下區以別之先列不拜之文次陳兼拜之狀後述致拜之議善惡咸錄件之如左焉中臺司禮太常伯隴西王博又大夫孔志約等議曰竊以凡百在位雖存敬上之道當其爲師尚有不臣之義况佛之垂法事超俗表剃髮同於毀傷擁錫異乎簪紱出家非色養之境離塵豈榮名之地功深濟度道極崇高何必破彼玄門牽斯儒轍披釋服而爲

孔拜處俗塗而當法禮存其教而毀其道求其福而
屈其身再三研覈謂乖道理又道之爲教雖全髮膚
出家超俗其歸一揆加以遠標天構大啓皇基義藉
尊嚴式符高尚並仍舊貫無點彝章如必改作恐非
稽古雖君親崇敬用軫神衷道法難虧還留睿想旣
奉詢芻之詔敢罄塵嶽之誠懼不愜允追深戰惕謹
議

司元議曰霄形二氣嚴父稱莫大之尊資用五材元
后標則天之貴至於擎跪曲拳之禮陶化之侶同遵
服勤就養之方懷生之倫共紀凡在君父理絕名言

而老釋二門出塵遺俗虛無一旨離有會空瑞見毗
耶闡慈悲之偈氣浮函谷開道德之篇處木鴈之間
養生在慮罷色聲之相寂滅爲心執禮蹈儀者靡窮
其要妙懷忠履孝者未酌其波瀾理存太極之先事
出生靈之表故尊其道則異其服重其教則變其禮
爰自近古迄乎末葉雖沿革暫乖而斯道無墜洎哀
纏雙樹慟結三號防後進之虧風約儒宗以控法故
當輔成舊教豈應裁制新儀誠宜屈宸扆之嚴伸方
外之旨委尊親之重縱寰中之遊愚管斟酌量遵故爲
允謹議

司戎議曰臣聞三災變火六度逾疑二字爲經自成
攸緬是以白毫著相闡一乘於萬劫紫氣浮影混萬
殊於一致爰有儒津復軻殊軫秀天地陰陽之稟禮
君臣父子之穆故知循名責實矩跡端形則教先於
闕里齊心力行修來悔往則化漸於連河釋爲內防
雅有制於魏闕儒爲外檢不能括其靈臺別有玄宗
素範振蕩風物翺鵬迅鷄促椿遼菌無爲無事何得
何失然則道佛二教俱爲三寶佛以佛法僧爲旨道
以道經師爲義豈直攝生有託陶性通資信亦爲政
是基禪聲濃化而比丘未諭先生多僻恃出俗而浮

逸以矜傲而誇誕處匹夫之賤直形骸於萬乘忘子
育之恩不降屈於三大固君父所宜革乃臣子所知
非遂降綸璽是改其弊雖履孝居忠昌言改轍而稽
古愛道參酌羣情懷響者谷不銷聲撫塵者山無隔
細必備輿人之頌以貢芻蕘之說何則柱史西浮千
有餘祀法流東漸六百許年雖曆變市朝而事無損
益唯庾冰責沙門之拜桓玄議比丘之禮幸有何充
進奏慧遠陳書事竟不行道終不墜是知大易經綸
三聖蠱象不事王侯大禮充牣兩儀儒行不臣天子
亦有嚴陵踞謁光武亞夫長揖漢文介冑豈曰觸鱗

故人不爲纓網惟舊詎先師道法侶何後戎昭上則
九天眞皇十地菩薩下則南山四皓淮南八公或順
風而禮謁或御氣而遊處一以貫之靡得而屈十室
忠信亦豈無其人哉五刑之設關三木者不拜豈五
德之具居三服者拜之罪之不責恭肅德之誠足容
養然則含識之類懷生之流莫不致身以輸忠彼則
不臣王者莫不竭力而遵孝彼則不敬其親雖約弛
三章律輕三尺有一於此三千其大而不被以嚴誅
寘於巨責者豈不道釋與堯孔殊制傷毀與禮教正
乖蓮華非結綬之色貝葉異削珪之旨人以束帶爲

彝章道則冠而不帶人以束髮爲華飾釋則落而不
容去國不爲不忠辭家不爲不孝出塵滓割愛於君
親奪嗜欲棄情於妻子理乃區分於物類不可涯檢
於常塗生莫重於父母子則不謝施莫厚於天地物
則不答君親之恩事絕名象豈稽首拜首可翦萬分
之一者歟出家之於君父豈曰全無輸報一念必以
人王爲願晉四諦則於父母爲弘益方祛塵劫永離
灰生豈與夫屈膝爲盡忠色養爲純孝而已矣必包
之俗境處之儒肆屈其容降其禮則不孝莫過於絕
嗣何不制以婚姻不忠莫大於不臣何不令稱臣妾

廣弘明集卷之二十五
三五
以袈裟爲朝服稱貧道而趨拜儀範兩失名稱兼舛
深恐一跪之益不加萬乘之尊一拜之勞式彰三服
之墜則所不可而豈然乎王者無父事三老無兄事
五更君人之尊亦有所敬法服之敬不敬其人若屈
其敬則卑其道敬而可卑道則云缺矣豈若存敬於
已存道於物敬存則已適道在則物尊尊道所以敬
於物敬物亦所以尊於已也況復形猶身也道若影
焉身旣如聲道亦如響形動則影隨聲揚則響應道
崇則形寵身替則道息豈可使居身之道屈於道外
之身豈可使方外之人存於身中之敬又彼守一居

道不雜塵俗若可拜之是謂俗之道而可俗俗又參
道則一當有二而道不專行矣安可以區道俗之常
域保專一之至誠哉據僧祇律敬袈裟如敬佛塔謂
袈裟爲福田衣衣名銷瘦取能銷瘦煩惱鎧名忍辱
取能降伏魔軍亦喻蓮華不染泥滓亦爲諸佛之所
幢相則袈裟之爲義其至矣夫若損茲佛塔壞彼幢
相將輕忍辱更貶福田甚用危疑終迷去取解服而
拜則越俗非章甫之儀整服而趨則緇衣異朝宗之
典故禪幽舍衛之境步屏高門之地理絕朝請事乖
榮謁豈不謂我崇其道所以彼請其來請而卑之復

何爲者廬山爲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甘棠爲聽
訟所息式致勿翦之思山與樹之無心且以德而存
物法與道之有裕豈崇道而遺人語曰人能弘道則
道亦須人而行也王人雖微位在諸侯之上行道之
輩焉復可卑其禮若謂兩爲欺詭則可一而寢之寢
之之道則芟薙之之謂是則所奪者多何止降屈而
已若謂兩爲濃助則崇之崇之之道則尊貴之之謂
豈可尊貴其道而使其恭敬哉假以金翠爲真儀不
以金翠而增肅以芻狗而尊像不以芻狗而加輕肅
敬終寄於道輕重不係於物物之不能遷道亦猶道

之恒隨於物矣沙門橫服於已資法服而爲貴莫不
敬其法服而豈係於人乎不拜之典義高經律法付
國王事資持護法爲常也常行不易一隅可革千門
或爽通有護法之資塞有墜法之慮與其墜之曷若
護之何必屈折於僧容盤辟於法服使萬國歸依者
居帶芥於其間哉語曰因人所利而利之則利之之
術亦可因其精詣而爲利矣洎乎日光上照皇運攸
宗海接天潢枝連寶構藉無上之道闡無疆之業別
氏他族敬猶崇往神基靈派道豈攜今此爲甚不可
一也月氏東國寶祈斯侯定水玄波法雲彩潤高解

脫之慶演常住之福前王後帝昔尚惑攸遵主聖臣
良胡寧此變臣愚千慮萬不一得儻緣斯創造無益
將來於恒河沙劫有毫釐之累雖率土碎首羣生粉
骨何以塞有隱之責蠲不忠之罪此爲甚不可二也
臣所以汲汲其事區區其誠搔首捫心隳肝瀝膽伏
願聖朝重興至教恒春柰苑永轉法輪心歡錄其人
百祚遠光於帝宇則雖歿猶生朝夕可矣竊惟詔旨
徽婉義難適莫天情畫一則可使由之眷想傍求則
誰不竭慮臣以庸昧何足寓言以兩教爲無則崇之
於聖運聖而崇之則非無矣以兩教爲有則筆削明

時時而削之恐非有矣斯所以歧路徘徊兩端交戰
道宜存跡理未厭心管豈天窺蛙焉海測理絕庶幾
之外事超智識之表自可懷鉛閣筆扣寂銷聲而欲
鳥處程言竿中竊吹將聾聽而齊俗與瞽視而均叟
雖有罄於心靈終不詣於聞見也直以八風迴扇萬
籟咸貢其音兩曜升暉千形不匿其影茲焉企景是
庶轉規就日心葵輸涓驛露而醜顏漿夏履薄冰春
兢惕已甚被畏交集謹議

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議曰竊以朝廷之敘肅敬爲先
生育之恩色養爲重釋老二教今悉反之抗禮於帝

王受敬於父母而優容自昔迄乎今代源其深致蓋有以然諒由剃髮有異於冠冕袈裟無取於章服出家故無家人之敬捨俗豈拘朝廷之禮至於玄教清虛道風遐曠高尚其事不屈王侯帝王有所不臣蓋此之謂國家既存其道所以不屈其身望准前章無違舊貫謹議

左威衛長史崔安都錄事沈玄明等議曰竊以紫氣騰真玄牝之風西被白虹沈化涅槃之蘊東流轡羽驤霞影玉京而凝衆妙津慈照寂啓金園而融至道義冠空有理洞希夷祛濟塵蒙薰滌因累神道禪教

茲焉有徵坦躅業已遵從流弊義資懲革

箴曰守法高尚稱爲

流弊違經拜俗謂之懲革卽事不可其如理何也

原夫在三之敬六

峻尊

卑之象百行之本四始旌罔極之談本立然後道生

敬形於焉禮穆寔王化之始乃天地之經佛以法爲

師帝以天爲則域中有四大大王者居一焉王道旣其

齊衡天法固乃同貫身爲法器法唯道本黃冠慕道

緇裳奉佛致敬君父眇契玄波

箴曰佛法乃寰外之尊帝天爲域中之大

教存而令屈折不羈還類編人此乃法水壅而不流何玄波之眇契耶

且夫戒籙纒高

猶盡肅於膜拜况乎賢賤懸邈頓遺恭於屈膝

箴曰王謚

云沙門以上下相敬而抗禮宸居者良以宗致旣同則長幼咸序津途有隔則義無降屈誠哉是言可爲

龜鏡必以山林獨往物我兼忘混親疎齊寵辱惠我

不為是損已詎稱非自當泯若無情湛然恒寂安假

仰迦維而頓顙觀天尊而雅拜塵容不異俗致敬未

垂真箴曰沙門落髮披緇道俗懸隔拜違佛教具顯經文而言敬未垂真容不異俗此乃指南為北

反玄且伯陽緒訓於和光不輕演教於常禮妙叶謙

尊之德遠符隣照之規伯陽誕自姬周身充柱史為官則王朝之一職言道則儒

宗之一流拜伏君親固其宜矣至若不輕之禮四眾乃權道之一時其猶文命入裸俗而解裳不可例率

土以為又三極之中師居其末末猶展敬本何疑哉

箴曰釋眾所以師資相敬正以教義不殊故耳非是約本末而言何孟浪之甚也若以袈裟

異乎龍黼黻巾殊於驚弁服既戎矣拜何必華各循

其本無爽彛式其有素履貞遯清規振俗神化彤嚮

戒行精勤藻揆桐鸞梵清霄鶴錦旌徵獸瓊符御靈

德秀年耆蠲其拜禮自餘初學後進聲塵寂寥並令

盡敬君父請即編之恒憲箴曰若以不拜為非則德秀年耆詎宜蠲免若以不

拜為是則後進初學無宜令拜進退矛盾去取自垂請即編之恒憲何所見之短乎如此則進

德修業出塵之軌彌隆苦節棲壇入道之心逾勵玄

風斯遠國章唯緝庶可以詳示景則靜一訛弊箴曰

宗為景則謂守法為訛弊約斯以驗餘何可觀自我作古奚舊之拘夫鏡非

常之理必藉非常之照天鑒玄覽體睿甄微探象外

之遺宗極寰中之幽致雖則暫駭常聽抑亦終寘大

道謹議

右清道衛長史李洽等議曰竊以道教沖虛釋門秘

寂至於昭仁濟物崇義為心乃睠儒風理將無異箴曰

儒教所明不踰寰域釋宗所辨高出見聞故魏東陽王不曰佛法沖洽非儒墨者所知今言不異何多謬耶

至若宿德耄齒戒律無虧栖林遯谷高尚其事若

斯儔輩可致尊崇其有弱齒蒙求薰修靡譽背真混

俗心行多違以此不拜義難通允箴曰夫稱沙門者何也謂紹法像賢

發蒙啓化儀乏搢紳之飾教殊廊廟之規求宗故所以直駭孰可分其德業矯俗故由茲抗禮寧容隔以

尊甲但在家在國事親事君不拜之儀何可以訓箴曰

奉君親者無宜不拜沙門不事王侯背恩天屬以拜為訓似未之思望請勒拜垂憲於

後謹議

長安縣令張松壽議曰竊惟佛道二門虛寂一致縱

不能練心方外擯影人間猶須迹與俗分事與時隔

然今出家之輩多雜塵伍外以不屈自高內以私謁

為務徒有入道之名竟無離俗之實箴曰不料簡懲

私謁者誠違教義只可峻其波不逞之流寧容縱火崑崗而欲俱焚玉石耶至若君親之

地禮兼臣子孝敬所宗義深家國不有制度何以經

綸望請僧尼道士女冠等道為時須事因法會者雖

在君后聽依舊式捨此已往並令讚拜若歸覲父母

子道宜伸如在觀寺任遵釋典箴曰夫僧尼合拜則無宜不拜不合豈簡

時方何得剃髮同是一人約處便開異禮法服始終無二據事遂制殊經此乃首鼠兩端要時妄立也庶其以卑屈爲恥稍屏浮競以道德自尊漸弘教法輒進愚管伏增慚戰謹議

右大司成令狐德棻等議曰竊以凡百在位咸隆奉上之道當其爲師尚有不臣之義況佛之垂法事越常規剃髮同於毀傷振錫異乎簪紱出家非色養之境離塵豈榮名之地功深濟度道極崇高何必破彼玄門牽斯儒轍披法服而爲俗拜踐孔門而行釋禮存其教而毀其道求其福而屈其身詳稽理要恐有未愜又道之爲範雖全髮膚出家超俗其歸一揆加

以遠標天構大啓皇基義藉尊嚴式符高尚唯此二教相沿自久爰暨我唐徽風益扇雖王猷遐暢實賴天功而聖輪常轉式資冥助今儻一朝改舊無益將來於恒沙之劫起毫塵之累則普天率土灰身粉骨何以塞有隱之責蠲不忠之罪與其失於改創不若謬於修文孔子曰因人所利而利之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二教所利弘益多矣百姓之心歸信衆矣革其所利非因利之道乖其本心非無心之謂請遵故實不拜爲允伏惟陛下德掩上皇業光下問君親崇敬雖啓神衷道法難虧還留睿想旣奉

詢芻之旨敢罄塵嶽之誠懼不折衷追深戰惕謹議
右兼司平太常伯閻立本等議曰臣聞剛折柔存扇
玄風之妙旨苦形甘辱騰釋路之微言故能開善下
之源弘不輕之義是以聲聞降禮於居士柱史委質
於周王此乃成緇服之表綴立黃冠之龜鏡自茲已
降喪其宗軌歷代溺其真理習俗守於迷途一人有
作萬物斯覩紐維天地驅駕皇王轉金輪於勝境構
玉京於玄域遂使尋真道士追守藏之遐風落髮沙
門弘禮足之綿典况太陽垂曜在天標無二之明大
帝稱尊御宇極通三之貴且二教裁範雖絕塵容事

止出家未能逃國同賦形於姒鏡皆仰化於姚風豈
有抗禮宸居獨高真軌然輕尊傲長在人為悖臣君
敬父於道無嫌考詳其義跪拜為允

議拜者明沙門應致拜也昔皇

覺御宇尚開信毀之源豈唯像末不流弘約之議頃
以法海宏曠類聚難分有穢玄猷頗聞朝聽致使拘
文之士廢道從人較而言之未曰通方之巨唱也余
所以考諸故實隨而彈焉庶崇佛君子或能詳覽

停沙門拜君詔

唐高宗

東臺若夫華裔列聖異軫而齊驅中外裁風百慮而
同致自周霄隕照漢夢延輝妙化西移慧流東被至
於玄牝邃旨碧落希聲具開六順之基偕叶五常之
本而於愛敬之地忘乎跪拜之儀其來永久罔革茲

弊朕席圖登政崇真導俗凝襟解脫之津陶思常名之境正以尊親之道禮經之格言孝友之義詩人之明准豈可以絕塵峻範而忘恃怙之敬拔累貞規迺遺溫清之序前欲令道士女冠僧尼等致拜將恐振駭恒心爰俾詳定有司咸引典據兼陳情理沿革二塗紛綸相半朕商推羣議沈研幽蹟然箕穎之風高尚其事遐想前載故亦有之今於君處勿須致拜其父母之所慈育彌深祇伏斯曠更將安設自今已後卽不宜跪拜主者施行龍朔二年六月八日西臺侍郎弘文館學士輕車都尉臣上官儀宣

上沙門應不拜親表

程士顥等

臣言臣聞佛化所資在物斯貴良由拔沈冥於六道濟蒙識於三乘其德旣弘其功亦大所以佛爲法主幽顯之所歸依法爲良藥煩惑由之清蕩僧爲佛種弘演被於來際遂使歷代英主重道德而護持清信賢明度子女而承繼固得僧尼遍於區宇垂範導於無窮伏惟陛下慈濟九有開暢一乘愛敬之道克隆成務之途逾遠近奉明詔令僧跪拜父母斯則崇揚孝始布範敬源但佛有誠教出家不拜其親欲使道俗殊津歸戒以之投附出處兩異真俗由之致乖莫

非心受佛戒形具佛儀法網懸殊敬相全別且自高尚之風人主猶存抗禮豈惟臣下返受跪拜之儀俯仰撫循無由啓處意願國無兩敬大開方外之迹僧奉內教便得立身行道不任私懷之至謹奉表以聞塵黷威嚴伏增戰越謹言

上釋在道前表

此一條在貞十一年因今合上

馮神德

臣聞秘教東流因明后而闡化玄風西運憑至識以開宗故知弘濟千門義宣於雅道提誘萬品理塞於邪津只可隨聖教以抑揚豈得逐人事而興替沙門者求未來之勝果道士者信有生之自然自然者貴

取性真絕其近僞之跡勝果者意存杜漸遠開趨道之心誘濟源雖不同從善終歸一致伏惟皇帝陛下包元建極御一飛貞乘大道以流謙順無爲而下濟因心會物教不肅成今乃定道佛之尊卑抑沙門之拜伏拜伏有同常禮未是出俗之因尊卑物我之情豈曰無爲之妙陛下道風攸闡釋教載陳每至齋忌皆令祈福一依經教二者何獨乖違陛下者造化之神宗父母者人子之慈稱陛下以至極之重猶停拜敬之儀所生旣曰人臣何得曲伸情禮捨尊就愛棄重違經緣情猶尚不通據教若爲行用陛下統天光

道順物流形形物尚不許違淨教何宜改作願陛下
因天人之志順萬物之心停拜伏之新儀遵尊卑之
舊貫庶望金光東曜不雜塵俗之悲紫氣西暉無驚
物我之貴卽大道不昧而得相於明時福業永貞庶
重彰於聖日謹言

上榮國夫人楊氏論拜親無益啓

釋道宣等

僧道宣等啓竊聞紹隆法任必歸明哲崇護真詮良
資寵望伏惟夫人夙著熏修啓無疆之福早標信慧
建不朽之因至於佛教威儀法門軌式實望特垂恩

庇不使陵夷自勅被僧徒許隔朝拜誠當付囑之意
寔深荷戴之情然於父母猶令跪拜私懷徒愜佛教
甚違若不早有申聞恐遂同於俗法僧等翹注莫敢
披陳情用迴惶輒此投訴伏乞慈覆特爲上聞儻遂
恩光彌深福慶不勝懇切之至謹奉啓以聞塵擾之
深唯知悚息謹啓

上請不拜父母表

釋威秀等

謹錄佛經出家沙門不合跪拜父母有損無益文如
左梵經云出家人不向國王父母禮拜順正理論
云國君不求比丘禮拜玄教東漸六百餘年上代皇

王無不依經敬仰洎乎聖帝遵奉誠教彌隆故得列
刹相望精廬峙接人知慕善家曉思愆僧等忝在生
靈詎忘忠孝明詔頒下率土咸遵恐直筆史臣書垂
佛教萬代之後蕪穢皇風竊聞真俗異區桑門割有
生之戀幽顯殊服田衣無拜首之容理固越情道仍
舛物況槌形戒律鎔念津梁酬恩不以形骸致養期
於福善而令儀不改釋拜必同儒在僧有越戒之愆
居親有損福之累臣子之慮敢不盡言伏惟陛下匡
振遠猷提獎幽槩旣已崇之於國亦乞正之於家足
使捨俗無習俗之儀出家絕家人之敬護法斯在禔

福莫先自然教有可甄人知自勉不勝誠懇之至謹
奉表以聞塵黷宸旒伏增戰越

上拜親有損表

釋靜邁等

竊言策係告先尊父屈體於其子形章攸革介士不
拜於君親伏以僧等揚言紹佛嗣尊之義是同故愛
敬降高乃折節於其氣容服異俗形章之革不殊致
使沙門亦不肢屈於君父窮慈內外雖復繼形變則
而心敬君親敢有怠哉至如臣服薨君以日易月形
雖從吉而心喪三年是知遏密八音其於三載循于
心敬其來尚矣若令反拜父母則道俗俱違佛戒顛

沒枉坑輪迴未已況動天地感鬼神者豈在於跪伏耶但公家之利知無不爲恐因今創改萬有一累則負聖上放習法之洪恩彌劫粉身奚以塞責伏惟陛下廣開獻書之路通納芻言之辯輕塵聽覽伏增戰汗謹言

上親同君上不令致拜表

釋崇拔

伏聞道俗憲章形心異革形則不拜君父用顯出處之儀心則敬通三大以遵資養之重近奉恩勅令僧不拜君王而令拜其父母斯則隆於愛敬之禮闕於經典之教僧寶存而見輕歸戒沒而長隱豈有君開高尚之迹不勃佛言臣取下拜之儀面違聖旨可謂放子爲求其福受拜仍獲其辜一化致疑二理矛盾伏願請從君敬之禮以通臣下之儀輕黷宸旒彌增隕越謹言

統論前議優劣并讚

釋道宣

論曰威衛司列等狀詞則美矣其如理何咸不惟故實昧於大義苟以屈膝爲敬不悟亾脣之禍內經稱沙門拜俗損君父功德及以壽命而抑令俯伏者胡言之不認輕發樞機哉雖復各言其志亦何傷之大甚而威衛等狀通塞兩兼司列等狀一途冰執或訪

二議優劣余以爲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然兩兼則膚腠冰執乃膏肓故升威衛於乙科退司列於景第至若範公質議則旨贍文華隴西執奏言約理舉旣而人庶斯穆龜筮叶從故得天渙下覃載降高尚之美慈育之地更弘拜伏之仁時法侶名僧都鄙耆耆僉曰叶私志矣違教如何於是具顯經文廣陳表啓匪朝伊夕連訴庭闕但天門邃遠申請靡由奉詔求宗難爲去取易曰羝羊觸藩羸其角方之釋侶豈不然歟

讚曰威衛之流議雖通塞以人廢道誠未爲得司列等狀抑釋從儒拜傷君父詎曰忠謀質議適華敷陳簡要天人叶允爰垂璽詔恭承明命式抃且歌顧瞻玄籍有累如何法俗疇咨咸伸啓表披瀝丹款未紆黃道進退惟咎投措靡由仰希神禹疏茲法流

沙門不應拜俗總論

釋彥琮

夫沙門不拜俗者何蓋出處異流內外殊分居宗體極息慮忘身不汲汲以求生不區區以順化情超宇內迹寄寰中斯所以抗禮宸居背恩天屬化物不能遷其化生生無以累其生長揖君親斯其大旨也若推之人事稽諸訓詁則所不應拜其例十焉至如望

秩山川郊祀天地欲其利物君罄廼誠今三寶住持
歸戒弘益幽明翼化可略言焉斯神祇之流也爲祭
之尸必叶昭穆割牲薦熟時爲不臣今三寶一體敬
僧如佛備乎內典無俟繁言斯祭主之流也祀宋之
君二王之後王者所重敬爲國賓今僧爲法王之胤
王者受佛付囑勸勵四部進修三行斯國賓之流也
重道尊師則弗臣矣雖詔天子無北面焉今沙門傳
佛至教導凡誘物嚴師敬學其在茲乎斯儒行之流
也禮云介者不拜爲其失於容節故周亞夫長揖漢
文也今沙門身被忍鎧戡剪欲軍掌握慧刀志摧心

惑斯介胄之流也著代筮賓尊先冠冢母兄致拜以
禮成人今沙門以大法爲己任拯羣生於塗炭敬遵
遺躅祖承嫡胤斯傳重之流也堯稱則天不屈穎陽
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今沙門高尚其事不
事王侯蟬蛻鄙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斯逸人之流
也犯五刑關三木被箠楚嬰金鐵者不責其具禮今
沙門剃毛髮絕胤嗣毀形體易衣服甚刑之流也又
詔使雖微承天則貴沙門縱賤稟命宜尊况德動幽
明化霑龍鬼靜人天之苦浪清品庶之炎氛功旣廣
焉澤亦弘矣豈使絕塵之伍拜累君親閒放之流削

廣弘明集卷之二十五
同名教而已余幼耽斯務長頗搜尋採遺烈於青編
纂前芳於汗簡重以感淪暉於佛日罄爍火以興詞
庶永將來傳之好事又古今書論皆云不敬據斯一
字愚竊惑焉何者敬乃通心曲禮稱無不敬拜唯身
屈周陳九拜之儀且君父尊嚴心敬無容不可法律
崇重身拜有爽通經以拜代敬用將爲允故其書曰
不拜爲文遠公有言曰淵壑豈待晨露哉蓋自伸其
罔極也此書之作亦猶是焉達鑒通賢儻無譏矣

廣弘明集卷之二十五



